

七十三

白氏長慶集

廿七之九



自氏文集卷第二十七

詩書四凡三首其初初後亦所長統知

家與楊虞卿書一首其書辭以來未休此

與陳給事書一首其肉所不為益合脾

一爲人上宰相書一首其自益錄本至酥

與楊虞卿書一首其去朝燕未嘗思裕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

吏職拘絆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

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

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
走馬至澆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
及他邇來雖手札來二往來亦不過問道
途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
一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
於通衢中迸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
震慄不知所云僕以爲書籍以來未有此
事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
皂隸之臣不當默默况在班列而能勝其

痛憤耶故武相之氣平明絕僕之書奏日
午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
以僞言或搆以非語且浩浩者不酌時事
大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
史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
也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
耳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
謂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
乎且以此獲辜願何如耳况又不以此爲

罪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爲
我悒悒鬱鬱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
人也竊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
非次寵擢夙夜腴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
昧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
便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
入而深誠也不我同者得以爲計媒孽之
辭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
乎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潔慎不受賂而

憎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忌其
餘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狃狃吠聲唯
恐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
寮友益相重交游益相信信於近而不信
於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多者勝少
者不勝又其宜矣師臯僕之是言不發於
他人獨發於師臯師臯知我者豈有愧於
其間哉苟有愧於師臯固是言不發矣且
與師臯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

可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與足下相知，則不在此。何者？夫士大夫家，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閨門之外，姻族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下視僕莅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况大者遠者也。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

師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志磊磊而詞諤諤。雖不得第，僕始愛之。及與獨孤補闕書讓，不論事與盧侍郎書，請不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志益大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而病亟，足下爲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衣食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

又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
意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
史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願其
旁一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
孤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爲婦而禮法
行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
此者皆可以激揚頽俗表正士林斯僕所
以響慕勤勤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
爲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聞蚩蚩

之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
而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
愬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
云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之加可以理
遣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
言師臯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
於外理遣於中欲何爲哉欲何爲哉僕之
是行也知之以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
人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

不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
手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
而得名、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
爲命、命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
歸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
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
照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貴富者必矣、
以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
恠、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

歲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湖、從
此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
群、必不能與掇聲攫利者、權量其分寸矣、
足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
謝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
易頓首、春野綠黃、兩結實、兩熟、兩已、非敢
如、與陳給事書、限不烈、今兩以不、前、時
正月、月、鄉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
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謁者

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肖皆欲求一第成一 name 非居易之獨慕耳既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

中第者則欲勉在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固昭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趨舍何哉夫蘊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鑑故不揆淺陋敢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

之接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爲而來
哉蓋所仗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
今禮部高侍郎爲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
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可自知之欲以
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
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
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
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
言爲著龜邦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

遺其微小子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
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
鑒之一加焉何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
磨鉛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
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
進退之心交乘於胷中者有日矣幸一言
必蔽之旬日之間敢待報命塵穢聽覽若
奪氣褫魄之爲者不宜居易謹再拜
二
爲人止宰相書一首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於
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以水投石至難也
某以爲未甚難也以果干尊以賤合貴斯
爲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
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
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
水投石哉然則自古及今往往有合者又
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
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爲石石反爲水則其

合之易也又甚乎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
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
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
也當其冥同訢合之際但惘然已而矣其
合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
墜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
賤耳雖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
與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
公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

相懸如石焉如冰焉而欲強至難爲至易
無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抑
有由伏以相公方今佐哉成之道當具瞻
之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
通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
不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
辭焉幸甚幸甚某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
公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
與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

哉識者以爲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
有也蓋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之
功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
李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今上在諒陰而
特用也相公有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
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
恩貽燕之念今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
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已來三者
兼之甚鮮矣故某竊惟相公有拜命已來

入九月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慄然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用况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爲必然矣况今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令宜布新是以百辟傾心悽悽然以待主本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專然以望主上之令也四夷側耳顛顛然以聽主上之風也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

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某雖不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而後聰也天子之目待宰相之目而後明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之目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待天下之心識而後聖神也宰相之心識

待天下之心識而後啓發聖神也。然則亦
取天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神聖
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宣和
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
一心思之。則朝廷得失。豈盡知見乎。必不
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耳目
得聰明矣。必未也。而况於上以爲天子聰
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豈無
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不行。

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滯衰。鮮能行者。自
貞元已來。斯道滯微。鮮能知者。豈唯不知
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也。何者。古
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今則
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相取
天下耳目心識爲用。今則專任其兩耳兩
目。一心而已矣。古者宰相以接士爲務。今
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者宰相以開閣爲
名。今則鎖其門第而已矣。致使天下之聰

明盡委棄於草木中焉天下之心識盡沉
沒於泥土間焉則天下聰明心識萬分之
中宰相何嘗取得其一分哉是故寵益崇
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彌深至乃上負主
恩下斂太怨行止寢食自有慙色者夫豈
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之所致耶然則爲
宰相者得不思易其轍乎是以聰明損於
上則正直銷於下畏忌慎默之道長公議
忠讜之路塞朝無敢言之士庭無執咎之

臣有國及家滯以成弊故父訓其子曰無
介直以立仇敵兄教其弟曰無方正以賈
悔尤先達者用以養身後進者資而取仕
目引月長熾然成風識者腹非而不言愚
者心競而是效至使天下有目者如瞽也
有耳者如聾也有口者含鋒刃也如此則
上之得失下之利病雖欲匡救何由知之
嗟乎自古以來斯道之弊恐未甚於今日
也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變其風乎是以

慎忌積於中則政事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以大之性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官而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申而不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懲善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爲宰相者豈盡得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蓋在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剗邪爲正削觚爲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有能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

盡無成此功者無他懲勸之爾致耳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提其綱使群目自皆張采是以懲勸息於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所取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之官暨于百執事者大凡要劇者多虛其位閑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其祿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政日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稍食日費於冗貪也損益

利害豈不明哉。古之善爲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舉一賢者，必從而索之；苟有遷一善者，必隨而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偽，得人者行，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重，所任之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

虛授當自辨焉。然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頌，使衆毛皆舉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事斁於外，至使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取斂之法日興，田疇不闢，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負少，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

哉况今方域未甚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
災不戒兵戎之動無期然則爲宰相者得
不圖將來之安補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
天下之目觀而救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
用天下之心圖而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
乎策之最長者見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
取之誠而行之而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
時乎爲時之用大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
無其位不能行其道也有其才有其位無

其時亦不能行其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
位有其時然後能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
曩時制策對中論風化澆淳之源明天人
交感之道陳兵災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
矣又伏見今月十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
允屬良弼必能形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
可謂有其時矣今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
其時則行道由已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
往而不可追者時也故聖賢甚惜焉方今

拭天下之目以觀主上之作爲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業至大也可以枉

尺而直尋也。某以爲殆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行其化而不知變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

尺矣、近者宰相道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漸矣、請以前事明之、某嘗聞太宗顧謂群臣曰、善人爲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也、若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爲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

豈能理而不欲、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是太宗棄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況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

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

而權必自歸、忘其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不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藹言之中、有可採者、俛而採之、則知之者、必曰、至如某之見、猶且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乎、聞之者、必曰、如某之言、猶且

不棄况愈於某之徒歟則天下謬謬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目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爲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一旦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爲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顛之人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

公以爲如何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七

之士得不得... 則天下之士... 某遊長安... 惟十年... 相公之... 某... 公也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序凡十五首

與元九書

答戶部崔侍郎書

與濟法師書

與微之書

荔枝圖序

籍器元九詩序

新樂府詩序

效陶潛體詩序

琵琶引序

和夢遊春詩序

鸞子樓詩序

放言詩序

題詩屏序

木蓮花詩序

策林序

白內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
于今凡枉贈答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
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
義且自叙爲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
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答來
音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爲文之意摠爲
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間有
容隙或欲爲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
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回卒不能成就其志

以至于今。今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欲快言，往往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

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有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

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洎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刈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

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抑鬱不可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寔微矣陵夷矣至

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
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
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
也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
感華以諷兄弟也采采芣苢以樂有
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
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
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
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

已于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
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
二十首鮑勣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
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
者千餘首至於貫穿今古覩縷格律盡工
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開安石壕潼關
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
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

逮杜者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
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
事有大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
不粗陳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
弄於書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
口未能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
百十其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
在文字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爲詩九歲諳
識聲韻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云

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
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旣壯而
膚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瞥瞥然
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
苦學力文所致又有悲矣家貧多故二十
七方從鄉賦旣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
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
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云其實未窺
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

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
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
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
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
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
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諫歌之欲稍
稍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
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
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

請爲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
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
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
目而變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
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
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
爲沽名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
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
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

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棊博可以接群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

進士中時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僕慙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

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
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
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
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
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
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
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
每有詠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
然今時俗所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

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
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
竊時之名已多旣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
貴使已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逃窮
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
授一拾遺而逃剝至死李白孟浩然輩不
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年終試
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
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

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帙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分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有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爲十五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

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
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
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
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
雜律詩或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
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
之際取其釋恨佐懽今銓次之間未能刪
去他時有爲我編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
之夫貴耳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

不能遠徵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
之外頗近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
成一家之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
蘇州在時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
貴之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
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
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
透以質合透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
世而生獨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

如足下者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
來與足下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
相勉索居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
知吾最要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時
與足下馬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
他篇自皇子陂歸昭國里迭吟逆唱不絕
聲者二十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
者以爲詩仙不知我者以爲詩魔何則勞
心靈役聲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

而何偶同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
酒酣一詠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駮鸞鶴
遊蓬瀛者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
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
蹤跡傲軒鼎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
時足下興有餘力且與僕悉索還往中詩
取其尤長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
歌行盧揚二祕書律詩竇七元八絕句博
搜精掇編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

子得擬議於此者莫不踊躍欣喜以爲盛
事嗟乎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
又繼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爲之歎
息矣又僕嘗語足下凡人爲文私於自是
不忍於割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蚩益又
有惑必待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
削奪之然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
足下爲文尤患其多已尚病之況他人乎
今且各纂詩筆粗爲卷第待與足下相見

日各出所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
年相見在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
微之知我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
鮮歡夜長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
則書言無次第勿以繁雜爲倦且以代一
夕之話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答戶部崔侍郎書
侍郎院長閣下戶部牒中奉八月十七日
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別觀手翰訪叙

網繆何眷好勤勤若此之不替也幸甚幸甚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默兀兀委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目疾外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月俸雖不多然量入以爲用亦不至凍餒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

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有得得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乎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以要之心不爲榮穎合散增減耳而不佞者又何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頽然自足又或杜

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動逾旬月當此之際、又不知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乎、今之身心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又何不足之有也、前月中長兄從宿州來、

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歲有麤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默委順之外、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鑪峯、東西二林、時時一往、至如瀑水、恠石、桂風、杉月、平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兀任化之外、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適、又適、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

啓法非遙、仰惟勉、樹勲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兼與濟法師書

月日弟子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待左、
昨者頂謁時、不以愚蒙言及佛法、或未了
者、許重討論、今經典閒、未諭者、其義有二、
欲面問答、恐彼此、卒卒語言不盡、故粗形
於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
望所望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
根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

爲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
乘、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
皆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
之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乘法、心則
狂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內於牛迹
也、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
寶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
揔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
三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

而爲說法、正是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
人之根性也、故又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
乘、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
故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
不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
也、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
小乘法、爲闡提人、說闡提法、是斷佛性、是
減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
獄、縱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唇無

舌、獲如是報、何以故、衆生之性、即是法性
從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
又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名邪說、其口
當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衆生、心垢同
一垢、心淨同一淨、衆生若病、應同一病、衆
生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名顛倒、何
以故、爲妄分別、拆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
基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
又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皆以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一雨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也。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親奉如來。爲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況後五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

心。而爲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已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各爲不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楞嚴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

讀者今故引以爲問必有甚深之旨焉今
且有人忽問法於上人上人或能觀知其
心或未能觀知其心將應病與藥而爲說
耶將同一病一藥而爲說耶若應病與藥
是有高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
義豈徒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
若同一病一藥爲說必當說大乘大乘即
佛乘也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
即反維摩第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

衆生沒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
真語實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
彼順彼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
以對焉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
想行識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緣行行緣
識識緣名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
死病苦憂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
蓋一法也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爲五詳言

之則爲十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
轉遷合同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
相次而十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
一則色在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
不類逆倫之又不同若謂佛次第而言則
不應有此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
名爲因緣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
者二也上人者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
求又以說法而作佛事必能研精二義合

而通之仍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
筍永永不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
稽首

述其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
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
幾何離闊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
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
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

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萬登來得
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叙病
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憊之際不暇及
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
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
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
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
中驚起坐閣風吹面入寒窻此句他人尚
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

置是事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
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
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
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
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
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甚稀
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
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
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

二秦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爲牆，援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老。此三秦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秦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

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窻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慙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龍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朶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緞，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醖，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吏圖而書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者而不及其二三日者。

云
六
文
集
卷
之
十
八

和答元九詩序

新樂府詩序

效陶公體詩序

琵琶引序

和夢遊春詩序

鷺子樓詩序
本本鶴蘇首此卷內云

放言詩序

題詩屏序

木蓮花詩序

策林序

已上十序各列在本詩篇首此卷內元

不載

詩序

公

條樂

序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八

白氏文集卷第二十九

同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逸書

箴言并序

新中和節頌并序

晉謚恭世子議

漢將李陵論

大原白氏家狀二道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祖，征
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
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曰：
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享于敬。惠乃
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
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
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
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

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于
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爲邦者
祗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
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頽
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民叛而不顛。
隕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
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
罔勩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

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
哉罰及乃躬不可悔亦即賞其德率輝
奉為箴言各并序衆友初遇也其來始始
貞元十有五年亦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
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
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時伏念固陋
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
德作箴言亦曰其來始始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

道貧且賤余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
策名名既聞于君乃干祿祿將及于親升
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
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日修道
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
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
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
罔躁求惟一德五常陶甄于內惟四科六
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術策乃克駿奔

養治金既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
名既立而有廣有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
簣無曰登命第位其達而有欺自卑尚念
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監于止水當
監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有願于箴
言無祚身之羞公之羞不增野對日外
開表中和節頌此已下文並是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

無爲而無不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
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
二月上巳月爲中和節自上天下雷解風
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浹辰而達乎八荒於
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惟唐之興我神堯
子兆入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
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
富庶之俗寫奕乎赫赫煌煌八聖重光以
至于我皇我皇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德

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于時數
惟上元歲惟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陽太廟
命有司考時令以爲安萌芽養幼少緩刑
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
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爲
中和中者揆三陽之中和者酌仁氣之和
其爲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
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排
重陽而拉上巳煦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

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驚化而獷
俗溥垂萬祀以摠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
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網緼千品萬彙熙熙
忻忻繇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颺言
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
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
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
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浹華
夷若斯之盛歟蓋聖人之作事必導達交

泰幽贊亭育與元和合其運與真宰同其
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
之化就賓貢之列輒敢羨盛德頌成功獻
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姬網組肇生蒸民
天命聖神是爲大人大人淳淳爲天下君
魏魏我唐穆穆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
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赳赳義皇
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

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爲中和
和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
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幹玄和如運神功
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
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惑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
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爲恭世子
載在方冊古今以爲然居易獨以爲不然

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權。敢微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盍以蒸蒸之。又俾不格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栗。祗載爲虞舜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感歎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

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弑三君、殺十有五、臣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立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大小、莫不微婉而

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信晉人、而書晉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

始終必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沮
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
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夫且漢將李陵論則晉君不或且梁申主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爲臣爲子之大寶也
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
臣太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
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
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

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
甚感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
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以
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爲能獲其死所以陵
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
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
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
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

言忠、屬身於夷狄、束手爲俘虜、不可以言
勇、喪戰勲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
罪逋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
蠡、曹沫爲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
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
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
區之意、亦奚爲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
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爲單于之
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

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
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
失臣子之義也、觀陵答子卿之書、意者但
患漢之不知已、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
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刻頸見志、曷若効節
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
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
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
答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

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
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
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
云人各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
鴻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
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
不輕其生得其所以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
之不死也夫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
以李氏爲愧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白氏芊姓楚公揆也楚熊君太子建奔鄭
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
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巳降是
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
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
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
于大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大原人自武

安以下凡二十三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齊五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諱溫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公諱鎰字確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尤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七明經及第解褐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合孤章知而重之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

袋充滑毫節度參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移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聞於一時公爲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於涉是非閑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不可拔也大曆八年五月三日遇疾歿于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厝於邽縣下邽里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倣河

南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
鄭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窆厝於新
鄭縣臨洧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庾襄
州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殷徐州沛縣令
次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
府參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
月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櫬遷葬於下
邳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祔焉謹狀聞一
蔡水襄州別駕府君事狀之英名

公諱季庾字德和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
末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
將軍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
城縣令時徐州爲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
使反反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絕汴河運
路然後謀東圍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
公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
城歸國反拒東平東平遣驍將信都崇敬
石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徐州無兵

公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
親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
救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
不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
三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
之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
散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本州別駕賜緋魚
袋仍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
忠謀翻然効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

爵賞候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
之序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
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知
州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勲
若此新寵蔑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
於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秩滿又除檢
校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
使皇甫政以公政績聞薦又除檢校大理
少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

自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縣義津鄉北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穎川陳氏陳朝宜都之後祖諱璋利州刺史考諱潤坊州郿城縣令妣大原白氏夫人無兄弟弟妹八歲丁郿城府君之憂居喪致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成人者中外姻族咸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

夙夜九年迨于奉蒸嘗睦娣姒待賓客撫家人又二十三年禮無違者故中外凡爲冢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爲女孝如是爲婦順如是爲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知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潁川縣

君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
第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
祔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
浮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參
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祕書省校書郎
幼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
功於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
縣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
上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
鞏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邳
縣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
蓋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自內文集卷第廿一及歿于長安宣平里
第廿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
前子聖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
府學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戶曹家
軍翰林學士次曰行禧前秘書省校書郎
幼子金國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
蓋於祖置庭中吉母驚非區在內則同
絲毒有殺我氣其兩壘同必歎而異桂樹
鞏編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珠

